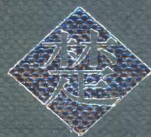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项楚卷/项楚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36-2845-4

I. 著... II. 项...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项楚—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083 号

责任编辑:姚莉 装帧设计:包云鸿 马芳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8.5

字 数:210 000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7.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五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 45~60 岁之间,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分别寄呈各位学术指导,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植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挚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份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由我们编辑出版,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 年 12 月

作者简介

项楚，浙江永嘉县人，1940年出生，1962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文革中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又当了10年中学教师。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对于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尤著声誉。出版《敦煌文学丛考》、《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寒山诗注》等专著多种，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敦煌变文字义析疑》等系列论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敦煌文学丛考》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熟读佛经和四部典籍，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在研究中熔语言学、文学、宗教学于一炉，形成了独具的治学特色。

目 录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	(1)
变文字义零拾	(22)
《王梵志诗校辑》匡补	(44)
王梵志诗释词	(84)
《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	(100)
苏轼诗中的行业语	(130)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	(142)
寒山诗籀读札记	(190)
作者论著目录	(255)
跋	(260)

敦煌变文字义析疑

蒋礼鸿先生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增订本，下简称《通释》），精深详赡，洵为大著。书后附录《变文字义待质录》（下简称《待质录》），汇记“变文里不能解释的词儿”，“期待大家指教”，虚怀求益，尤足钦仰。兹就《待质录》中若干条目试加校释，以表响应。《通释》正文中若干可商条目，亦附论于文末。

模水蓬飞

《伍子胥变文》：“先锋引道路奔腾，排批舟船横军渡，水所由修造模水蓬飞。”（《敦煌变文集》页二〇，下不标书名者均引自此书。）《待质录》收入“模水蓬飞”条，云：“‘模水蓬飞’疑是舟船一类渡水的用具，水所由是执掌渡水的吏人。”

楚按：这段文字扞格难读，原因有二：一、原文应是散文，《变文集》误作韵文排列；二、句读错误。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先锋引道”为一句。“□路奔腾”为一句，应夺一字。“排批舟船”为一句，“排批”就是“排比”，安排和准备的意思，已见《通释》第四篇。“横军渡水”为一句。“所由修造”为一句。“所由”指督造舟船的吏人，如《唐律疏议》卷九：“诸御幸舟船，误不牢固者，工匠绞。”原注：“工匠各以所由为首。”知唐代造

船工匠，确由所由督领。“模水蓬飞”为一句，“模”字应是“模”字的形讹，本篇还有“捻脚攒形而模树”（页四）之语，“模”字即是“模”（映）字的形讹，错误与此处类似。而此处的“模”又是“募”的借字，《说文》：“募，超越也。”“募水”即渡水之义，《王昭君变文》正有“募水频过及敕戍”之语。“蓬飞”形容快速，亦唐人习语，本篇同页即有“子胥遂（逐）后奔驰，状如蓬飞扑火”之语，又张鷟《朝野僉载》卷六：“裴旻为幽州都督，孙佺北征，被奚贼围之。旻马上立走，轮刀雷发，箭若星流，应刀而断。贼不敢取，蓬飞而去。”据上所说，“募水蓬飞”乃是飞速渡河之意。

旨 拔

《李陵变文》：“仍差有旨拔者，西南取红挠山人，东南取骆驼峰已来，先令接应。”（页八五）这里说的是匈奴单于调遣兵马的事。《待质录》收入“旨拔”条。

楚按：此处的“旨”字应是“叱”字的形讹。“叱拔”是西域良马名，李石《续博物志》卷四：“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拔，二曰紫叱拔，三曰青叱拔，四曰黄叱拔，五曰丁香叱拔，六曰桃花叱拔。”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拔价最殊。”元稹《望云骓马歌》：“登山纵似望云骓，平地还饶红叱拔。”白居易《和张十八秘书谢裴相公寄马》：“齿齐臄足毛头膩，祕阁张郎叱拔驹。”又《赠杨使君》：“银衔叱拔欺风雪，金屑琵琶费酒浆。”《太平广记》卷三四九《韦鲍生妓》（出《纂异记》）：“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拔以酬之。”明陈继儒《枕谭·叱拔》：“唐诗：紫陌断嘶红叱拔。叱拔，马名。”变文中的“叱拔”，则为胡马的泛指之称。

亡空便额、忘空便额

《庐山远公话》记贱奴善庆随相公听道安说法，中途止住经题，高声指问：“未审所讲是何经文？为众诸（诸众）生宣扬何法？谁家章疏，演唱真宗？欲委根元，乞垂请（讲）说。”道安闻语，作色动容，喷（责）善庆曰：“亡空便额，我佛如来妙典，义里（理）幽玄，佛法难思，非君所会。不辞与汝解脱（说），似顽石安在水中，水体姓（性）本润，顽石无由入得”云云。于是善庆闻语，转更高声，遥指道安，怒声斥责，有“贱奴拟问经文，座主忘空便额”的话。（见页一八五、一八六）《待质录》收入“亡空便额、忘空便额”条，云：“‘亡空便额’是斥责的话，不知是什么意思。《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玉堂闲话》：‘江南人呼轻薄之辞为覆窠。’‘亡空’或者是‘覆窠’声近转成的。《封氏闻见记》卷十，‘查谈’条：‘宋昌藻，考功员外郎之问之子也。……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相遇之。会有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须臾却还，云：“被额。”房公……顾问左右何名为“额”，有参军……对曰：“查名诋诃为额。”——近代流俗，呼丈夫女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又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谓之“查谈”，大抵近猥僻。’‘查谈’中的‘额’，不知和这里有没有关系。”

楚按：此处“亡空”、“忘空”都应作“望空”。“亡”字是“忘”字之讹，而“忘”字与“望”字同音通用，变文中屡见，如本篇前文：“莫知命若悬丝，不忘（望）再活。”（页一七九）《伍子胥变文》：“乞为指南，不敢忘（望）食。”（页五）即是“忘”借作“望”之例。而《伍子胥变文》：“贵人多望（忘）错相认，不省从来识娘子。”（页一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忽若一朝登圣觉，莫望（忘）孃孃地狱受艰辛。”（页七三六）则是“望”借作“忘”之例。而“望空”则是凭空之义，此义是从“眼望空中”引申而来的，如《抱朴子·外篇·汉过》：“懒看文书，望空下名者，谓之业大志高。”《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吕延注：“望空谓不识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景德传灯录》卷二七，天台寒山子：“或廊下徐行，或时叫噪，望空慢骂。”北宋富弼《论河北流民》：“亦有去年先令人来请射，或买置田土，稍有准备者；亦有无准备望空来者。”（《宋文鉴》卷四五）所谓“望空来者”，指事先毫无准备，贸然凭空而来的流民。元石君宝《紫云庭》杂剧第一折《醉中天》：“我唱道那双渐临川令，他便脑袋不嫌听。提起那冯员外便望空里助采声，把个苏妈妈便是上古贤人般敬。”是说盲目地吹捧冯员外，“望空”也是凭空无据之义。

至于变文中的“额”，是否与《封氏闻见记》中所记“查谈”中的“额”有关呢？我以为是有关系的。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贬误》：“予别著郑涉，好为查语，每云：‘天公映冢，染豆荆棘，不若致余富贵。’至今以为奇语。盖释氏《本行经》云：‘自穿藏阿遛仙言，磨棘画羽为自然义。’盖从此出也。”这里说的“查语”，便是《封氏闻见记》所说的“查谈”（《唐语林》卷五载上引房琯事，正作“查语”）。日本僧人遍照金刚（空海）《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调笑叉语，似谑似讖，滑稽皆为诗赘，偏入嘲咏，时或有之，岂足为文章乎？”遍照金刚是日本遣唐留学僧，《文镜秘府论》是他返回日本后所作，实际上反映了唐土文学、语言面貌。他所说的“叉语”，也正是《酉阳杂俎》所说的“查语”。上述材料反映了唐代“查谈”、“查语”、“叉语”流行的情况。不但有“百数十种语，自相通解”，而且不限于口语，已经进入了文学创作，成为了“诗赘”，其取义且有出自释

典者，而且“时或有之”，已不是偶然现象，以至《文镜秘府论》有特别提出批判的必要。从时间上考察，《封氏闻见记》所记房琯任刺史是天宝年间的事，遍照金刚留学中土则是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元年的事，而《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则是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晚唐作家。可见“查语”从盛唐直至晚唐流行不衰，而且为各阶层的人们所熟悉。中使能用，郑涉爱说，宋昌藻能懂，参军能解释，段成式且能溯源追根。房琯不懂，则是因为他是“淡雅之士”（《封氏闻见记》语），其实“查语”已为“流俗”所共解。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流行过，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变文作为一种通俗文学作品，吸收了个别“查谈”词语，这是完全可能的。《庐山远公话》中的“额”正是这种“查谈”词语。

据上所说，“亡空便额”、“望空便额”都应作“望空便额”，凭空责骂之义。以此义解释变文，文意允当。身为贱奴的善庆竟然打断讲经，追问道安章疏的来源，这实际包含了对道安的怀疑和追究，故道安责善庆曰“望空便额”，斥责善庆凭空怀疑，无理取闹。而道安把善庆比作“顽石”，违背了佛教平等之义，故善庆怒责道安：“贱奴拟问经文，座主忘空便额。”反斥道安的辱骂毫无道理。

朋 博

《燕子赋》：“不分黄头雀，朋博结豪强。”（页二六四）《待质录》收入“朋博”条。

楚按：“朋博”就是“朋比”，“博”、“比”乃一声之转。“朋比”为结党阿附之义，如《旧唐书·玄宗纪》史臣曰：“朋比成风，廉恥都尽。”《新唐书·选举志》：“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

势，妨平进之路。”《唐摭言》卷二《废等第》：“奥学雄文，例舍於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於朋比群强。”梅尧臣《请躬诗》：“所稟介且性，尝耻朋比为。”这些“朋比”和变文中的“朋博”用法相同，证明“朋博”就是“朋比”。而“朋比”则是“朋党比周”的凝缩形式，如《说苑》卷二《臣术》：“谄言以邪，坠主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

大照、斩候

《维摩诘经讲经文》：“一切天人皆到会，果然见一病维摩。多将汤药问因依，大照国师寻斩候。”（页五七九）《待质录》收入“大照、斩候”条，云：“‘照’字或是‘嚙’字的错误。”

楚按：校“照”作“嚙”，原文仍不可通。此处“大照”当作“待诏”。“大”与“待”同音通用，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众生大（待）拟出兴，未知谁人救拔？”（页五〇三）《太平广记》卷二二三《李潼》（出《转载》）：“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馀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後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山趾。”由于“待冲来”与“大虫来”音同而产生误会，即“大”、“待”同音之证。“照”字则是“诏”字之讹。“待诏”是对医人的尊称。唐制，翰林院待诏中，包括有医人在内。《旧唐书·职官志》：“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廩之，日晚而进。”医人属于“术艺”类中。《新唐书·百官志》：“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於别

院，以备宴见。”张祜《病宫人》：“花颜有幸君王问，药餌无徵待诏愁。”这里的“待诏”就是医生。在变文中，“待诏”与“国师”并列连文，它们的意义可以互证。“国师”也是对医人的尊称，《搜神记》“樊寮”条：“寮欲唤师针灸，恐痛。”（页八六五）师即医生。《王昭君变文》：“炼药须岐伯，看方要巽离，此间无《本草》，何处觅良师？”（页一〇二）良师即良医。《欢喜国王缘》：“即便检药寻医，拟延女命。国师财（才）见，尽说不能。”（页七七五）国师即国医。《太平广记》卷二一九《田令孜》（出《玉堂闲话》）：“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於国师待诏，了无其徵。”这里“国师”与“待诏”连用，与变文相同，最能证明“待诏”的含义。“国师”和“待诏”本来专指御医，民间则作为一般医人的尊称。

至于“斩候”，疑当作“证候”，“斩”字是“证”字的音讹。《广韵》上声五十三赚：“斩，侧减切。”属正齿二等字。又去声四十七证：“证，诸应切。”属正齿三等字。据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所说，“‘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页一六），则“斩”、“证”二字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声母是相同的。罗书又举出以“庚”注“侵”之例（页一一〇），以此类推，“斩”、“证”的韵尾也应该相近，则“证”字误写作“斩”字是完全可能的。变文中“寻证候”与“问因依”对举，意义相似。上句是说国王太子等人来探问维摩诘病情，下句是说医生们会诊以寻找维摩诘的病因。

游 泥

《大目乾连冥间救变文》：“狱中罪人，生存在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好用常住水果，盗常住柴薪，今日交伊手攀剑树，支

支节节皆零落处……”（页七二六）《待质录》收入“游泥”条，云：“‘游泥’疑即《云谣集杂曲子》洞仙歌词‘少年夫婿，向绿（绿）窗下佐（左）偎右倚；拟铺鸳被，把人尤泥’的‘尤泥’。词意谓缠绕不休，变文则谓无休止地侵扰伽蓝。”

楚按：《变文集》以“侵损常住游泥伽蓝”连读，非是；《待质录》于“住”字下点断，极确，“常住”即指寺院的公有财产。但谓“游泥”疑即“尤泥”，则尚可商议。窃谓“游泥”当作“淤泥”，“游”字盖“淤”字形讹，“淤”字往往与“污”字混用。“污泥”与“侵损”对举，也用作动词，犹云弄脏，如卢仝《冬行三首》之三：“不敢唾汴水，汴水入东海，污泥龙王宫，恐获不敬罪。”“污泥”亦弄脏之义。佛教以“污泥伽蓝”为恶业，死后当受罪报，此意见于释典者，如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四：“尔时具寿僧护白佛言：‘我於彼处，见诸有情，其形如墙，或如柱树，如叶花果，或如扫帚钁杓白形，彼於前身当作何业，受如斯报？’佛告僧护：‘……汝之所见形如墙者，彼诸众生污泥僧伽墙壁，所以得如是报。’”佛所云“污泥僧伽墙壁”，即是变文中的“淤泥伽蓝”。又日本中村不折氏藏敦煌卷子《礼忏文》（收入《大正藏》卷八五古逸部），历数种种恶业，有云：“乃至嫉妬，心行不忍，由（犹）如虎狼，由如罗刹，寺舍往来，践踏污泥，饮酒食肉，无厌无足。”其中“寺舍往来，践踏污泥”二句，正可作变文“淤泥伽蓝”之注脚。

蠓蚤兔望丝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众生出没於轮网，恰似蠓蚤兔望丝。”（页七三七）《待质录》收入“蠓蚤兔望丝”条，云：“‘望’疑为‘网’字之借。”

楚按：“蠼螋”颇费解。“蠼”字不见于字书，“螋”字见《方言》卷十一“蜻蛉”郭璞注：“淮南人呼为螋蛸。”也无“螋螋”一说。我以为这两个字当作“唐蒙”，盖因“螋”“唐”二字部分相似，“螋”“蒙”二字部分相同，因而致误。至于“兔望丝”，《待质录》疑“望”字为“网”字之借，可从。但“兔网丝”仍费解，“网”字当放在“兔”字之前。据上说，此句当作“恰似唐蒙网兔丝”，则文意豁然贯通了。

《尔雅·释草》：“蒙，王女。”郭璞注：“蒙即唐也，女萝别名。”《释草》又曰：“唐蒙，女萝。女萝，菟丝。”可见“唐蒙”就是女萝；但女萝似乎又是兔丝（即菟丝）。《诗·小雅·頍弁》：“葛与女萝，施于松柏。”毛传：“女萝，菟丝也。”但《广雅·释草》则曰：“女萝，松萝也。”其说不同。变文中“唐蒙”与“兔丝”分提，则“唐蒙”（女萝）当指松萝，与兔丝并非一物。兔丝是缠性草本植物，而松萝则多悬垂飘拂于松枝之下，这两种植物纠葛缠绕在一起，自然是极难拆开的，这一点经常被历代文学作品所取喻，如《文选》卷二九载古诗：“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李白《古意》：“君为女萝草，妾作兔丝花。轻条不自引，为逐春风斜。百丈托远松，缠绵成一家。”虽然说的都是男女之情，而取喻的着眼点则在于这两种植物的纠葛难分。而变文中“众生出没於轮网，恰似唐蒙网兔丝”，则是说众生沉沦于六道轮回的罗网，难以解脱，犹如女萝与兔丝难解难分。

噉

《目连变文》：“目连出俗证阿罗，六通自在没人过；身往虚空噉日月，傍游世界遍娑婆。履水如地无摇动，入地如水现腾波；忽下山宫澄禅观，威凌相貌其巍峨。”（页七五七）《待质录》

收入“噤”条。

楚按：《目连变文》写目连证得阿罗汉果后，获得三明自在，六用神通，能游大千世界，石壁不得障碍。这段引文便是对目连显示神通的描写。“噤”字其实就是“弄”字之讹，“弄日月”极言神通广大，可以戏日月于掌上，这是佛经描写自在神通的习惯说法，如《佛本行集经》卷四二，迦叶三兄弟品下：“此之日月如是威德，而能以手摩扞捉持……此是如来现身神通。”《大智度论》卷二写憍梵钵显示神通：“说是言已，入禅定中，踊在虚空，身放光明。又出水火，手摩日月，现种种神变。”以上经论中的“以手摩扞捉持”、“手摩”，就是《目连变文》的“弄”。类似的描写，在变文中不止《目连变文》一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上住须弥福德强，平扶日月感（威）神噤。”（页五三〇）又一处：“乾坤推吸峇，日月平澜彰。”（页五四六）“吸”字是“岌”字之讹，“岌峇”形容轰鸣之声，见《文选》卷十八马融《长笛赋》“雷叩锻之岌峇兮”，李善注：“言音如雷之叩锻，岌峇为声也。……岌，苦协切；峇，苦合切。”“澜彰”是“拦障”之讹，《翻译名义集》卷四“罗喉”条，正有“举手掌障日月，世言日月蚀”之语。《维摩诘经押座文》：“智力神通难可测，手摇日月动须弥。”（页八二九）以上引文中的“手摩日月”、“平扶日月”、“日月平澜彰”、“举手掌障日月”、“手摇日月”等等说法，都与《目连变文》的“弄日月”意思一样，可以作为“噤”当作“弄”的证明。

趯 趯

《百鸟名》：“涛河鸟，脚趯趯，寻常傍水觅鱼吃。”（页八五二）甲卷作“历刺”。《待质录》收入“趯趯”条，云：“按《广

韵》入声二十三锡韵：‘趯，郎击切。趯趯，行貌。’又二十二昔韵：‘趯，七迹切。趯趯，行貌。’《教坊记》曲名有历刺子，‘刺’是‘刺’的俗体，‘趯趯’、‘趯趯’、‘历刺’、‘历刺’都是一个词的异写。《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三，襄州洞山守初大师语：‘卖鞋老婆脚趯趯。’《广韵》只说‘行貌’，究为何种状态，略而不详。一九三五年刻本《云阳县志》卷十四，礼俗下，方言上：‘趯趯，爽快也。’引《传灯录》语，又云：‘读若利率。’根据这个‘读若’，应即现代语的‘利索’。但是‘率’、‘趯’读音不同，《县志》所释，未必可据。”

楚按：《百鸟名》引文中，“涛”字当作“淘”字。《尔雅·释鸟》：“鵪，鵪鹑。”郭璞注：“今之鵪鹑也。沈水食鱼，故谓之洿泽，俗呼之为淘河。”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亦曰：“鵪，水鸟，形如鹑而极大，喙长尺馀，直而广，口中正赤，颌下胡大如数升囊，好群飞，若小泽中有鱼，便群共抒水，满其胡而弃之，令水竭尽，鱼在陆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可见“涛河鸟”就是淘河鸟，即鵪鹑。而“趯趯”则是对于鵪鹑脚的形容。《待质录》谓《云阳县志》释为“爽快”，即现代语的“利索”，未必可据，良是。这里再引另一条方志的材料。同治甲子（一八六四年）重刊本《广东通志》卷九二，《輿地略》十：“裸体曰軀軀。”原注：“音赤历。”光绪十八年刊本《电白县志》卷三亦有相同的记载。按《集韵》入声二十一麦韵：“軀，古获切。軀軀，保也。”又二十三锡韵：“軀，狼狄切。軀軀，保也。”据此，“軀”字读音并非如《通志》所注音“赤”，则“軀軀”与“赤历”并非一码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材料没有价值，它说明在近代广东方言中，“赤历”确有裸体之义。我怀疑这个“赤历”便是“趯趯”、“趯趯”、“历刺”、“历刺”的同义倒文。以此义解释上引诸例，则群疑冰释了。《传灯录》“卖鞋老婆脚趯趯”，